

如果您有难忘的人生故事愿与大家分享，或者您身边有活得开心、活得精彩的老年人，欢迎来稿或给记者提供采访线索。联系电话：15090175087。

花样晚年

□ 见习记者 杨玉梅

他爱写 她爱唱 共谱一曲夕阳红

在西工区委家属院，住着这样一对六旬夫妇：丈夫姬传东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现已出版好几本专著；妻子祝启蕊喜欢唱戏，曾得豫剧大师马金凤亲自指点。夫妇俩爱好不同，却互相支持，谱写了一曲温馨从容的夕阳红。

姬传东：“一指弹”弹出300万字

姬传东今年65岁，年轻时是“老三届”，教过书，当过兵。退居二线后，他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却“不喜欢养猫养狗，也不喜欢下棋打牌”。大把的时间怎么打发呢？别担心，姬传东有的是办法。他以前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，尤其是姓氏文化，只是苦于工作忙，“现在好了，可有时间和理由做自己喜欢的事了！”

姬传东废寝忘食地看书，祝启蕊担心他整天坐着对身体不好，多次劝他出去活动，却不管用。“别人觉得枯燥无味的东西，我却越看越有味。”他说。

研究传统文化需要看大量的书、收集大量的资料，因此每次出门，姬传东都会去当地的书店转转。“现在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。”他说。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，他已经跑了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

为了方便写作，姬传东还学会了用电脑。“我写作的时候，习惯于一手拿烟，一手在电脑上打字，朋友们就送我个绰号叫‘一指弹’。”说着，姬传东哈哈大笑。“一指弹”现在已弹出了300多万字，包括一本专



著——《姬姓氏史话》，两本编著——《黄帝后裔五千姓》和《元圣周公》。

祝启蕊：好嗓子获马金凤称赞

祝启蕊比姬传东小两岁，年轻时在宣传队唱过不少样板戏，退休后重拾“旧爱”，有空就去王城公园和戏友们唱上两段。

夫妇俩老家在山东，和豫剧大师马金凤是老乡。马金凤在洛阳住的时候，姬传东带妻子上门拜访。第一次见到马金凤时，祝启蕊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：“马老师夸我声音条件和她差不多，还建议我不要贪多，学戏要少而精。”她谨记马老师的教诲，到现在为止，会唱的选段只有十几段，每一段都是反复唱，反复琢磨，直到唱到最好为止。

去年，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接两人进京颐养天年。到北京后，祝启蕊同样闲不住，到处寻找票友，还和一些票友去了央视《跟我学》的节目现场。“我还被柏青老师挑出来单独唱呢，老师夸我唱得好，还建议我唱的时候面带微笑。”祝启蕊说着，沉浸在当时的回忆中。

唱了五六年戏，祝启蕊最大的感受就是：“唱戏不仅能锻炼身体，还能提精神气儿。累的时候、想发火的时候，我就唱戏，一唱戏，什么都烟消云散了，比啥都管用，哈哈……”

比翼飞：晚年生活乐无穷

别看夫妇俩的爱好互不搭界，他们仍少不了对彼此的支持和帮助。

祝启蕊是姬传东最严厉的老师，他的稿子哪里有毛病，她都会第一时间指出来。有时候，祝启蕊还会给丈夫提一些思路上的建议，比如这篇稿子应该这样写，不应该那样写。对于妻子的建议，姬传东都会虚心接受。

姬传东是祝启蕊的动力来源。祝启蕊常去参加一些戏曲比赛，临上场时总会胆怯，这时姬传东就会鼓励她：“大胆上去唱，有我在呢，没什么好怕的！”有了丈夫的支持，祝启蕊拿了不少奖，还上《梨园春》打过擂呢。

如今，夫妇俩人到晚年，你看我写字，我听你唱戏，生活轻松、惬意而又无比充实，令人羡慕。

(照片由被采访人提供)

影像岁月

□ 王明山

国门旁边留个影



2009年5月1日，我到满洲里市探亲，在亲友的陪同下来到中俄边境，有幸参观了中俄交界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门。雄伟壮观的国门让我感觉振奋而自豪，于是，我在国门边拍了这张照片。

这是中俄边界我国的第五代国门，建于2008年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前四代国门已成为历史。新国门高45米，东西长100米，南北宽30米，上下有升降式电梯和无障碍通道，整体建筑十分宏伟。

在国门右侧30米处，是中俄边界41号界

碑，对面是俄罗斯国门。在中俄两国国门中间，竖着两个相距20米的灯塔，上面的探照灯分别照向两国方向。两个灯塔的正中间有白色标桩，那就是两国的分界点，它与41号界碑在一条分界线上。

从国门上俯瞰，能看到3条铁路线连通中俄两国。向国内方向，能看到我国美丽的边疆城市——满洲里；向俄罗斯方向，能看到边卡哨所、城镇和村庄。两国人民边贸往来频繁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沧海一粟

沙发的故事

□ 汤礼春

1969年，“文革”冷静了些，在武汉一些被抄走的东西开始物归原主。大量物品找不到原主，有人便想出一个点子：将这些物品名称分别写在纸条上，让工人们摸，谁摸到什么就拿什么，只需象征性地出点钱。

父亲当时是武汉食品厂的普通工人，可以摸一张纸条。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，母亲希望摸一台缝纫机，哥哥希望摸一台收音机，我想要一把二胡，父亲则希望摸一辆自行车。

那天，我们望眼欲穿地等着父亲回来。他终于回来了，说：“摸了个沙发，3块钱。”我们都很失望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们没见过沙发，也不知它有什么好处。

很快，父亲把那个沙发搬了回来。那是个包着湖蓝色帷布的沙发，看上去十分高雅。父亲在上面坐了坐，惬意地说：“嗯，很舒服！”又站起来道：“可惜不是我们这种人家坐的。”看父亲站起来了，我们兄弟几个一拥而上，争着抢着去坐那个沙发。这一天，这沙发就成了我们兄弟几个的乐园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从外边回来，觉得屋里少了什么，原来沙发不见了。母亲说：“我们屋子这么小，沙发太占地方了。再说，用3块钱买来，够我们吃好几天了！”

只是，母亲还没有来得及过一下那沙发的瘾呢，我为她感到可惜。

征稿启事

四月将至，又到牡丹飘香的季节。作为洛城人，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。如果您有难忘的花会故事或动人的老照片，不妨拿出来与大家分享，本版《影像岁月》和《沧海一粟》栏目欢迎您的来稿。

投稿邮箱：
洛阳市开元大道
218号晚报副刊部
邮箱：
gyz0111@yahoo.com.cn
电话：
65233688